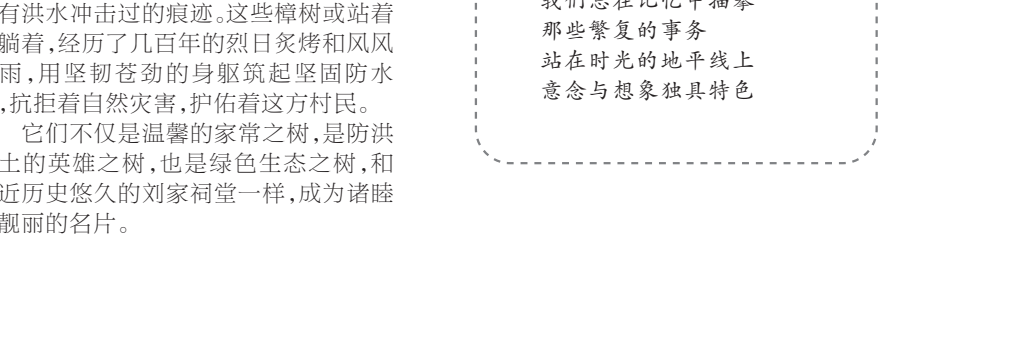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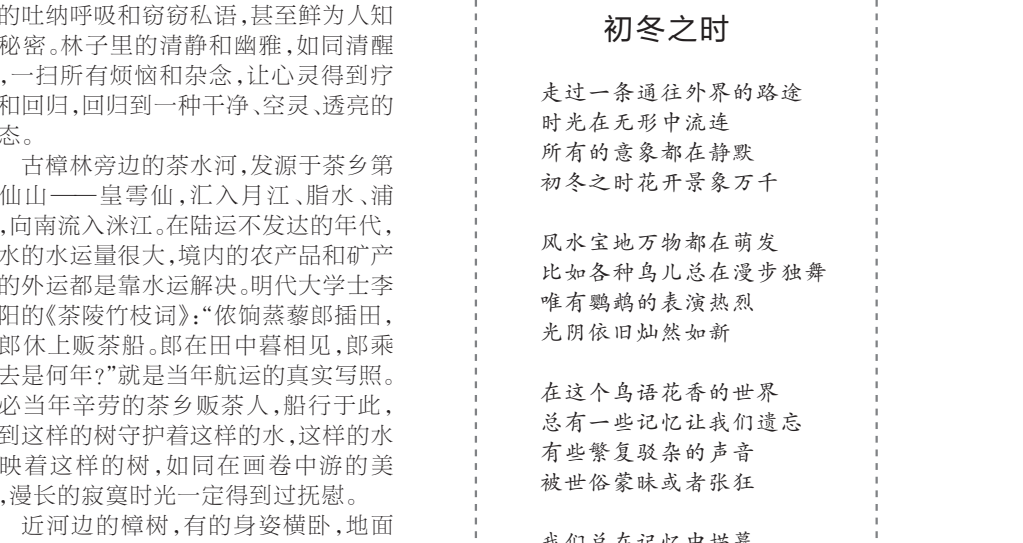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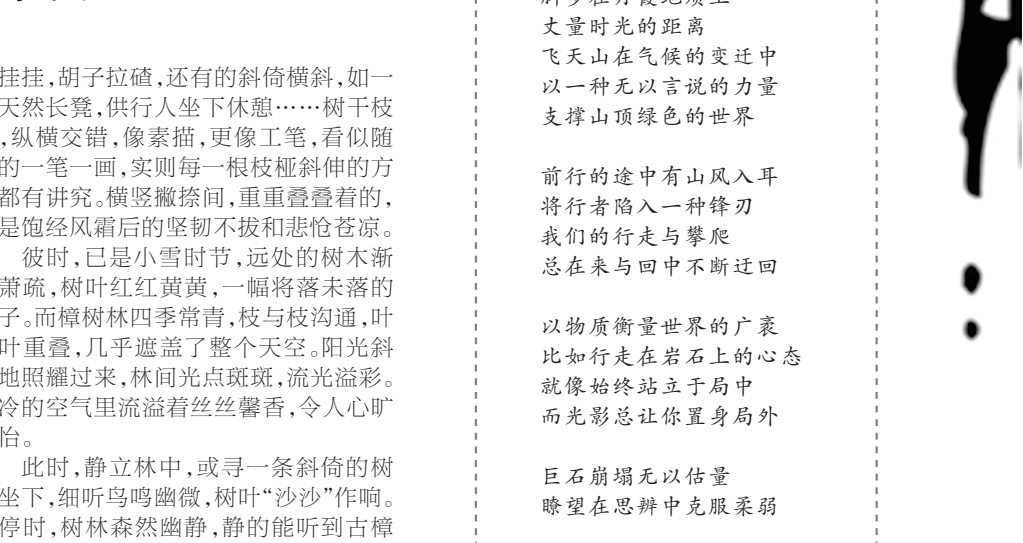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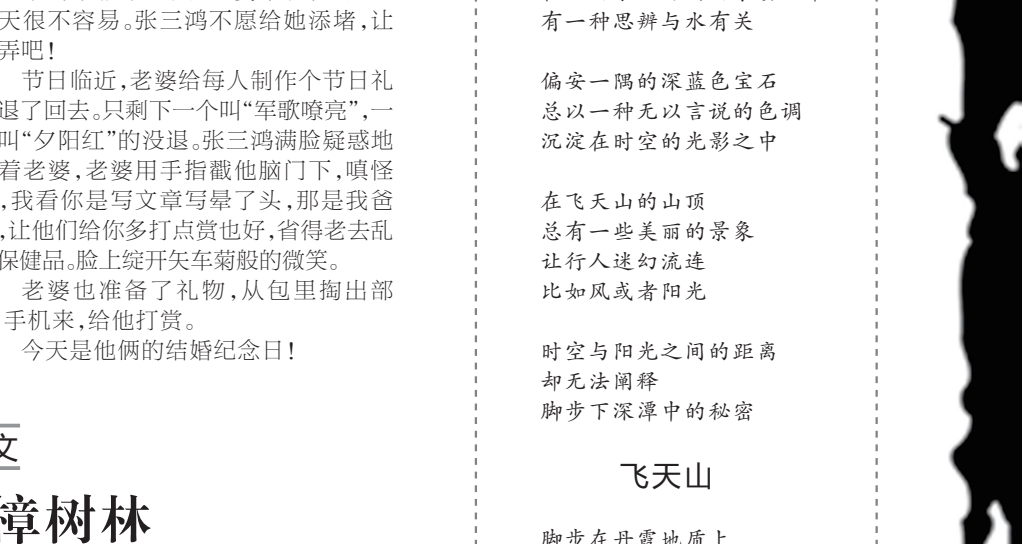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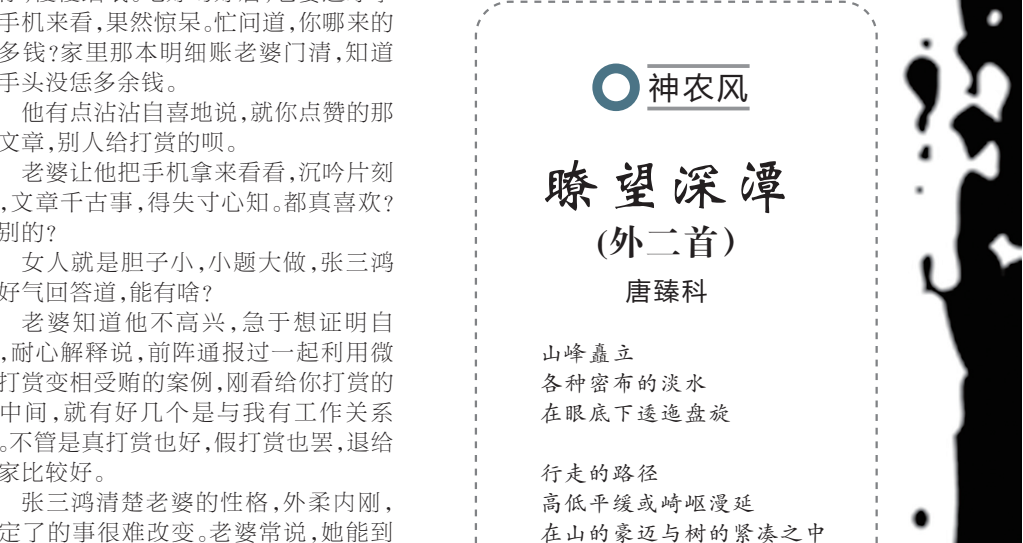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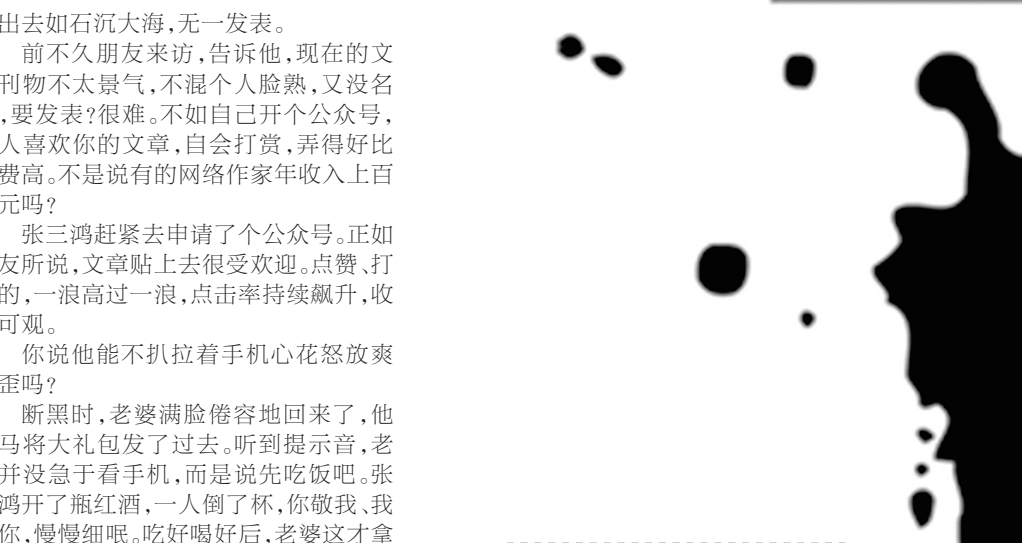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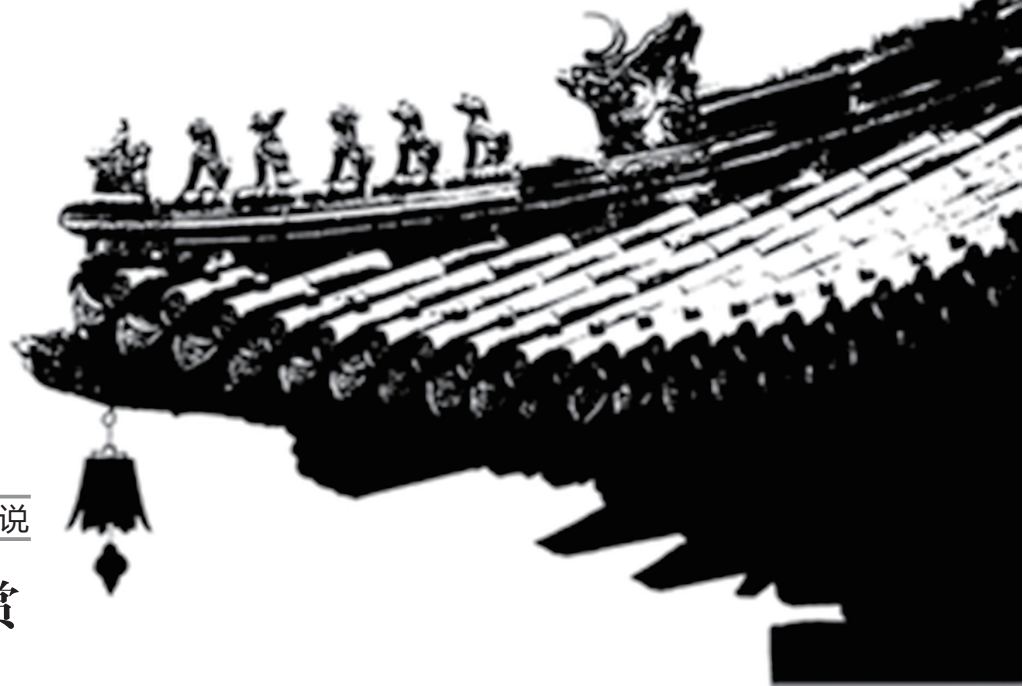




## 旧事

### 欠学费

倪锐

欠学费不是我一个人,好多同学都欠。

开学报名第一天,老师除了带领我们把垒得高高的课桌椅搬下来,摆好,擦干净。还要带领我们把操场的草拔完,把厕所冲洗,地面、窗户、栏杆一清扫。最重要的是,老师带领几个同学,从办公室背来一捆捆新书,打开,分门别类摆放在讲台上,整个教室,因为那些新书而瞬间变得光彩熠熠。落座后,老师拿个蓝壳子备课本,用尺子在纸上划几条竖线,进行报名登记,一栏写姓名,一栏记作业,一栏写扫把,一栏填学费。姓名好说,张三李四到了的没到的都有姓名,作业就让那些偷懒的调皮的不做作业的都犯了,老师往往粗粗地把那本寒假作业或暑假作业的书“哗啦”一翻,没做完,回家做完再来。扫把带了个钩,没带的必须补上。最后一栏学费,可就关系到发不发书了,没做完作业没交扫把都不影响发书,但要想发书,就得先交学费。

当带了学费的同学,神气活现地把那三五张皱皱巴巴的纸票子交到老师手中,老师先是整理一下,数一数,不用看真假,那个没有假钱的年代,然后用一个大夹子夹住。最让人眼热的一幕出现了,只见老师从面前的书上,每种拿一本,然后双手郑重地交给交了学费的同学,说一句“数是是不是七本”。拿了书的同学骄傲地数着那厚的薄的七本书,明明只有七本,他还要左数右数,故意晃摆数上好几遍才高昂着头离开。

小学五年级前,我没有按时交过学费,妈妈总让我欠着。当老师翻过我工整的作业,接过我精致的扫把,向我伸手要学费时,我就会低着头,用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说:“妈妈说过几天交。”作业做得再好,扫把扎得再精致,学费一日不交,书一日不发。

上课了,有书的同学,翻开那满是墨香的新书,轻轻地用手指从下到下拂过,书页靠里的一边就留下一条细细的清晰的折痕。老师会要没书的同学和有书的一起看一下,叫“共书”。有书的总会极其嫌弃地对没书的说:“手洗干净了没?只可以看,不可以摸啊!”这时候,没书的就只能露出尴尬而又讨好的微笑说:“我明天一定洗干净。”

老师会在每天上课之前,逐个询问没交学费的同学具体原因,都是“妈妈说过几天交”。来到学校,我最怕的就是老师喊我交学费。头几天上课,老师说,没交学费的站起来,哗啦啦一大片。慢慢地,站起来的越来越少。当班上欠学费的只剩几个时,老师知道,不给点颜色,是制服不了这些老赖的。接下来就是罚站讲台了,没交学费的不仅不可以和同桌“共书”,而且还要站到讲台前。

我总在罚站的边缘徘徊。每天放学回家,我都会找妈妈要学费,妈妈先是搪塞,说明天,再是敷衍,说过两天,后是继续把日子往后拖延,说下个星期。

开始,欠学费的多,我还可以混在大家中间说明天交,当欠学费的越来越少时,我的头低得越来越低,声音也变得越来越小了。后来,老师干脆不问了,没交学费的,直接自己站讲台前。

妈妈总会在我将要站讲台的前夕,或卖了猪圈里的猪,或卖了谷仓里的谷,或卖鸡蛋卖小菜再加卖鸡鸭的钱,给我交学费。有一次,实在是再也没法凑齐学费了,妈妈给我两块钱,说让老师先发书,后面的学费再补上。

当我神气活现地把两块钱交到老师手中,接过那崭新的课本,在还有几个没交学费的老赖羡慕的眼神下,走到自己的座位,打开书,闻着墨香,那一刻幸福极了。嘿,迟交学费的唯一好处就是,很多同学的书都黄了,我的书还是新的。

## 砍柴

谭圣林

十四五岁的时候,大哥常常带着我,穿上草鞋,挎把钩刀,爬到回龙仙的高塍上去砍柴。大碗粗的杂木,兄弟俩一人砍断一截,下坡放溜,平路上肩,一百多斤的木柴压下来,脖子和肩膀磨得血红。

背回家后,田里土里忙活完的父亲抡起斧头,三下五除二劈开,搭架晒干,到了冬天,就可以烧火做饭。

没油,放酱油,米不够,加把红薯丝。柴火旺,照样飘香。

一顿饭做完,火塘里红红的木炭拥成一团。父亲小心翼翼地铲满一盆炭火,温暖着体弱多病的母亲,温暖着妹妹蜡黄的小脸蛋,温暖着低矮的泥土房。

全家人围坐在一起,吃得不够,但是总有余香。

吃完饭,母亲甚至舍不得拉亮那盏五瓦的电灯,就着炭火红扑扑的光芒,给兄弟俩缝补着被山上荆棘挂烂的衣服。

全家人围坐在一起,痛了一个星期,死去活来捡回一条命,但是落下一身重病。在那个经常饿得肚皮贴背的年代里,哪里还有钱去保养身体。

母亲硬撑着出去干活,不是晕倒在水沟里就是跌倒在茅草堆里,时不时摔得头破血流。有几回,差点把刚出生的我压在身子下闷死。

回龙仙的几位长者多次提醒父亲,像母亲这样频繁发病,一日三餐又吃不饱,随时都可能会出人命,要提早准备后事。

有一次连续暴雨,苍树龙的高塍上塌方,家里的自留山上倒了一片杉树。

大哥眼睛一亮,赶紧找做木匠的叔叔借了一把锯子,催着我一起上山。按照大哥的要求,兄弟俩把黄泥堆里的杉树刨出来,用钩刀刮了树皮,再锯成两米多长一筒。

“从来没有哪个家里砍杉树做柴烧,要它干吗?”我一边使劲拉锯一边问大哥。

“这些杉树很直溜,又结实,弄回去还怕没用?”大哥满脸是汗。

“那么大自然重,回龙仙的一等劳力都背不起。”

“一个人背不起,就两个人抬。”大哥几乎是命令。一筒木桶粗的杉树差不多有百多斤重。于是,大哥在前,我在后,兄弟俩抬着下山。

稍不留神踩着碎石,双脚就发软,几乎要跪倒在地上。

一个来回又一个来回,一筒树又一筒树,兄弟俩咬着牙根,抬回了十几筒杉树,堆在杂物房里,像座木山。

原来,大哥琢磨着,要用这些杉木,为母亲做一

副棺材。

大哥对父亲说,母亲虽然只是个斗大的字认不得几筐的农村妇女,但是万一哪天真有个三长两短,也要保证最基本的体面。

所幸,随着分田到户,温饱解决了。父亲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,月工资由五块钱增加到了三十多块钱。我们三兄妹也先后考学跳出农门。这些越来越光亮的转折,为父母亲的日子补给了新的营养。

母亲心情连连升级,特别是吃了回龙仙采的几十副草药后,病情竟然奇迹般地控制住了。

如今,年过七旬的母亲虽然难免感冒咳嗽,但总算不至于在脆弱日常生活中轰然倒下。

那副做好的棺材,几十年来一直安静地摆放在杂屋里面,暗红的油漆色上,布满岁月的痕迹,不过依然散发出庄重和威严。

全家人也渐渐地淡化了这副棺材的实际含义,父亲甚至会把丰收的稻谷装进粮柜内贮藏。

命运多舛,世事难料。双亲还未来得及细享更多的晚年清福,奔忙在基层一线的大哥因为长期操劳操心,竟然患上癌症,而且到了无法做化疗手术的晚晚期。

所有医生的结论都是无力回天,大哥很快进入生命倒计时,不到三个月,个子高大的他就瘦成了皮包骨,一阵风就把他吹得全身发抖。

“万一他倒下了,就用家里这副老棺材吧。我把身子骨应该还熬得几年。”偷听到我们在一旁商量哥的后事,母亲提出这个想法。

仿佛是感应,大哥在最后的日子里特意交代:“我要是哪天挺不住了,不要动用母亲的寿棺。我出生时让母亲受了罪,走了之后不能再亏欠母亲。”

其实,家里瞒着大哥,已经请木匠师傅赶做了一副棺材。因为时间仓促,刚刚的油漆气味很浓,锃亮的红色,看上去像掺了血浆一样。

熬过四个月,大哥含着泪水,手一摆,咬断最后一口气,溘然长辞。

直挺挺地躺在棺材里,他就像一根被病魔之刀砍倒的木柴,一切的过往,自此凝固、封存、沉寂。

大哥去世后,按照老家习俗,葬回回龙仙。

寒冬来临,母亲每天一大早起来,依然要遥望回龙仙高塍上躺着的大哥,一边流泪一边念叨着:“崽哦,你睡在高塍上,不会冻坏吧。”而后又走到杂屋里,看看那副苍老的棺材,好像还能看到大哥的身影、气味、声音……

投稿邮箱:

zzfkwy@163.com

## 小小说

### 打赏

曾立力

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,张三鸿哼着小调,做好晚饭,着意在微信上制作了个大礼包,等着给老婆打赏。等着她进门的一刹那发给她,给她个惊喜,让她对自己刮目相看……

西谚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,西谚又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,直到现在张三鸿才真正理解到这两句话的含义。过去他玩微信,现在也玩,意义却完全不一样,心情截然不同,现在他每天简直是心花怒放爽歪歪。一有时间,准在埋头扒拉着掌上的手机,脑残才不机拉呢!

老婆很忙,不过吃晚饭时肯定会回来。老婆说在外面即便是吃山珍海味,也没他炒的家常菜好吃,她就爱吃他做的饭!张三鸿知道那是老婆在抬举他,担心他一人在家吃饭马虎对付,所以老婆再忙,都会回来和他共进晚餐的。当初就是看上了她的善解人意,脸上总是挂着欠车菊般微笑的小模样。

两人原本在一个厂上班,同进同出的,恩爱得让人羡慕嫉妒。那年局财务科要个出纳,当时厂效益好,福利奖金都比机关高,大家都不愿去。老婆学财会的,一狠心去了。老婆去了机关,工作更加努力,一路走来,多年的媳妇熬成婆,没想到还真成了领导。哈哈,真赞!

老婆当领导后,别人说起他时,总爱冠以某领导的老公。这一称呼的转换,让张三鸿特伤心,就是工厂倒闭时,他也没这么伤心过。

老婆晓得他自尊心强,有大男子汉思想,人前人后总是处处给他面子。家里的大情小事从不擅自主张,笑眯眯地说,我们家的事三鸿做主,问他吧。还说,少年夫妻老来伴,月亮永远都是太阳的陪衬!

这使他稍感安慰,但心里总觉得别扭纠结。这些年他除四处打工外,炒过股、开过店、买过彩票,终因时运不济,一事无成。到如今老婆收入、地位都比他高,谁是谁的陪衬?一目了然。

张三鸿在家私企做的是“三班倒”,他不爱打牌,有的是时间。上中学时他写过诗,折服一大批少男少女,老婆只是其中之一。这些年虽没再写,但书还是看的,底子还在,重操旧业,应为时不晚。

晨钟暮鼓,晓星残月,张三鸿一鼓作气,长长短短写就十几个小说。遗憾的是

寄出去如石沉大海,无一发表。

前不久朋友来访,告诉他,现在的文学刊物不太景气,不混个人脸熟,又没名气,要发表?很难。不如自己开个公众号,别人喜欢你的文章,自会打赏,弄得好比稿费高。不是说有的网络作家年收入上百万元吗?

张三鸿赶紧去申请了个公众号。正如朋友所说,文章贴上去很受欢迎。点赞、打赏的,一浪高过一浪,点击率持续飙升,收入可观。

你说他能不机拉着手机心花怒放爽歪歪吗?

断黑时,老婆满脸倦容地回来了,他立马将大礼包发了过去。听到提示音,老婆并没急于看手机,而是说先吃饭吧。张三鸿开了瓶红酒,一人倒了杯,你敬我,我敬你,慢慢细咽。吃好喝好后,老婆这才拿过手机来看,果然惊呆了。忙问道,你哪来的恁多钱?家里那本明细账老婆门清,知道他手头没挣多钱。

他有点沾沾自喜地说,就你点赞的那些文章,别人给打赏的啊。

老婆让他把手机拿来看看,沉吟片刻说,文章千古事,得失寸心知。都真喜欢?没别的?

女人就是胆子小,小题大做,张三鸿没好气回答道,能有啥?

老婆知道他不高兴,急于想证明自己,耐心解释说,前阵通报过一起利用微信打赏变受贿的案例,刚给你打赏的人中间,就有好几个是与我工作关系的。不管是真打赏也好,假打赏也罢,退给人家比较好。

张三鸿清楚老婆的性格,外柔内刚,认定了的事很难改变。老婆常说,她到今天很不容易。张三鸿不愿给她添堵,让她弄吧!

节日临近,老婆给每人制作个节日礼包退了回去。只剩下一个叫“军歌嘹亮”,一个叫“夕阳红”的没退。张三鸿满脸疑惑地看着老婆,老婆用手指戳他脑门下,啧啧道,我看你是写文章写晕了头,那是我爸妈,让他们给你多打点赏也好,省得老去乱买保健品。脸上绽开欠车菊般的微笑。

老婆也准备了礼物,从包里掏出部5G手机来,给他打赏。

今天是他俩的结婚纪念日!

## 散文

### 诸睦村的樟树林

张冬娇

在我的印象中,樟树是极家常的树,几乎每个乡村都有。

村庄有多老,樟树就有多老。那些百年老樟,需几个人才合抱完,枝枝撑开着像一把把巨大的绿伞,巍巍挺拔,屹立在村前或屋后,如忠诚的卫士,守护着村庄。

人们喜欢呆在树下纳凉,聊天,做针线活。树上鸟鸣婉转,蝉儿长鸣,树下浓荫匝地,微风习习。岁月悠悠长长,如流水一般,缓缓流淌,静谧而温馨。

然而,当我来到沅江乡诸睦村时,立即被茶水河边的樟树林震撼住了。原来,魁梧雄壮的樟树,并不是村庄所独有,也可以像其他树木一样,成片,成林,成规模,成气势。在这里,三步一棵,五步一株,大大小小,成千上万,沿着茶水,一路浓墨重彩,浩浩荡荡,绵延十里,占地面积近500亩。远远望去,宛如两条绿带,镶嵌在茶水河两边,风吹浪涌,绿波荡漾。

我曾经惊叹于沅水河边的那棵百年老樟,树干粗壮得需十多个人合抱才能围拢,树身中空得可以钻进几个人,但依然生机勃勃,枝繁叶茂;我曾长久地徘徊在县委大院里的那棵樟树前,它的枝枝桠桠分开去,整齐对称,高高地伸向那绿云流转之间,像一巨庞大的白菜,蔚为壮观。

然而,当无数棵百年老樟集中在一起时,他们散发着苍劲浑厚的磁场具有强烈的震慑力。静谧的林中,古树们如一个个惯看春花秋月的老者,有的驼背弯腰,老态龙钟;有的含胸凸肚,仙风道骨;有的歪脖屈腿,古怪精灵;有的昂然挺立,肃穆端庄;有的藤

## 神农风

### 瞭望深潭

(外二首)

唐臻科

山峰矗立  
各种密布的淡水  
在眼底下逶迤盘旋

行走的路径  
高低平缓或崎岖漫延  
在山的豪迈与树的紧凑之中  
有一种思辨与水有关

偏安一隅的深蓝宝石  
总以一种无以言说的色调  
沉淀在时空的光影之中

在飞天山的山顶  
总有一些美丽的景象  
让人入迷幻流连  
比如风或者阳光

时空与阳光之间的距离  
却无法阐释  
脚步下深潭中的秘密

### 飞天山

脚步在丹霞地质上  
丈量时光的距离  
飞天山在气候的变迁中  
以一种无以言说的力量  
支撑山顶绿色的世界

前行的途中有山风入耳  
将行者陷入一种锋刃  
我们的行走与攀登  
总在来与回中不断迂回

以物质衡量世界的广袤  
比如行走在岩石上的心态  
就像始终站立于局中  
而光影总让你置身局外

巨石崩塌无以估量  
瞭望在思辨中克服柔弱

### 初冬之时

走过一条通往外界的路途  
时光在无形中流连  
所有的意象都在静默  
初冬之时花开景象万千

风水宝地万物都在萌发  
比如各种鸟儿总在漫步独舞  
唯有鹦鹉的表演热烈  
光阴依旧灿然如新

在这个鸟语花香的世界  
总有一些记忆让我们遗忘  
有些繁复驳杂的声音  
被世俗蒙昧或者张狂

我们总在记忆中描摹  
那些繁复的事务  
站在时光的地平线上  
意念与想象独具特色